

寻访中国
传统文化

张剑峰 著

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群山里，
在白云升起的地方住着一群人，
他们编鞋、纳衣、饮露、食草，
他们有着洞彻天地的智慧，
他们保留着这个世界最初的秘密……

隐士



寻访中国
传统文化

隐士

张剑峰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隐士 / 张剑峰著. -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5.5
(寻访中国传统文化)

ISBN 978-7-220-09192-6

I. ①隐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1783 号

YIN SHI

隐士

张剑峰 著

特约编辑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封面插图
责任校对
版式设计
责任印制

张 芹
董 玲 杨 立
古涧文化
保子凌
蓝 海
杨兴艳
聂 敏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ichuanrmcbs@sina.com
@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
(028) 86259457 86259453
(028) 86259457
北京乐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150mm × 230mm
18
196 千字
2015 年 5 月第 1 版
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192-6
36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中国
文学

迎



readers-club

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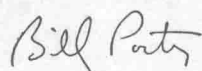
www.readers.com.cn

出 品

推 荐 序

读了张剑峰的《寻访终南隐士》，有如影随行之感，仿佛沿着二十年前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。然而，他却发现了很多我未曾目睹之事。二十年来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那些山没有变，隐士们的生活没有变，中国人的内心也没有变。中国有很多张剑峰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，希望一直能有这样的人存在。非常感谢他以一种新鲜和开放的眼光带我重回这些大山。

比尔·波特



目 录

前 言	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	1
第一章	一袭蓑衣上终南	9
第二章	云起山林	39
第三章	结庐终南	71
第四章	簞瓢之士	101
第五章	松风	157
第六章	封神榜上的山河	185
第七章	乌有之乡	223
后 记	染衣做白云，浑然忘归期	275

前言 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

过渭河，穿过生长着麦子、玉米和水稻的田野向南，很容易找到一些山谷，那里长满蒲公英、蕨草、何首乌和灵芝。在那里，鸟在山谷中对唱，清丽的鸣声从这个山谷传到另一个山谷，它们在分享着内心的喜悦。

偶尔从山谷深处升起一缕青色的炊烟，炊烟下几间茅屋，一篱菊花，竹窗内几卷经书。隐士坐在泉水边的石头上或者松树下，笑谈着山色的变化，松针一样碧绿的泉水上几卷云升起来……

自古以来，在终南山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因为山外的变化而改变。

山中的采药人和修行者熟悉山风和一切野果子的味道，季节在岩石上显示着变化。当太阳在山谷上升起的时候，月亮就在另一边等待着，天空像覆盖在大地上的星图。

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进了山就再没有出现。因为这座山

的美德，选择隐居在这里的人们通过接近山而感受道德的存在，很少有哪座山像终南山这样厚重、博大、包容、神秘。在一些山谷，当我站在那些松树下的时候，往往迷惑起来，不知道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。在有些人眼里，终南山的那一页页岩石就是一纸纸经书，等待有缘分的人阅读……

关于这座山，有人认为它西接昆仑，长万余里。俗云：“万里终南八百里秦岭。”《西域记》云：“终南山相属数千里未尝间断。其山为天下之祖，出异类之物，不可胜数”；《禹贡》称其为“终南、惇物”。道家的修行者认为，终南山西起昆仑、崆峒、太白、华山，南止武当，北到嵩山，西止蜀山。

终南山也称太一（《汉书》曰：太一山，古文以为终南）、太乙、太壹、南山、橘山、楚山、秦山、周南山、地肺山，在道教典籍中秦为大地的肺部，这或许也是无数隐士选择这座山的原因之一。

自古中国流行的一句贺寿的话：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”

南山就是终南山，南山本来生长着一种不老松，也叫龙血树，它还有个绰号叫不才树。这种树材质疏松，树身中空，枝杆上都是窟窿，既不能做栋梁，又不能当柴烧——一点着后只冒烟不起火，樵夫们砍柴都不会选它们。不老松几百年才长成小树，几十年才开一次花。它们是目前这个世界上被发现的最长寿的树。或许最初深山里的修道人曾经从它们这里学习过长寿的秘诀。

唐朝的时候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终南山里的道宣律师在他的著作《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》中记载了他与一费姓天人的对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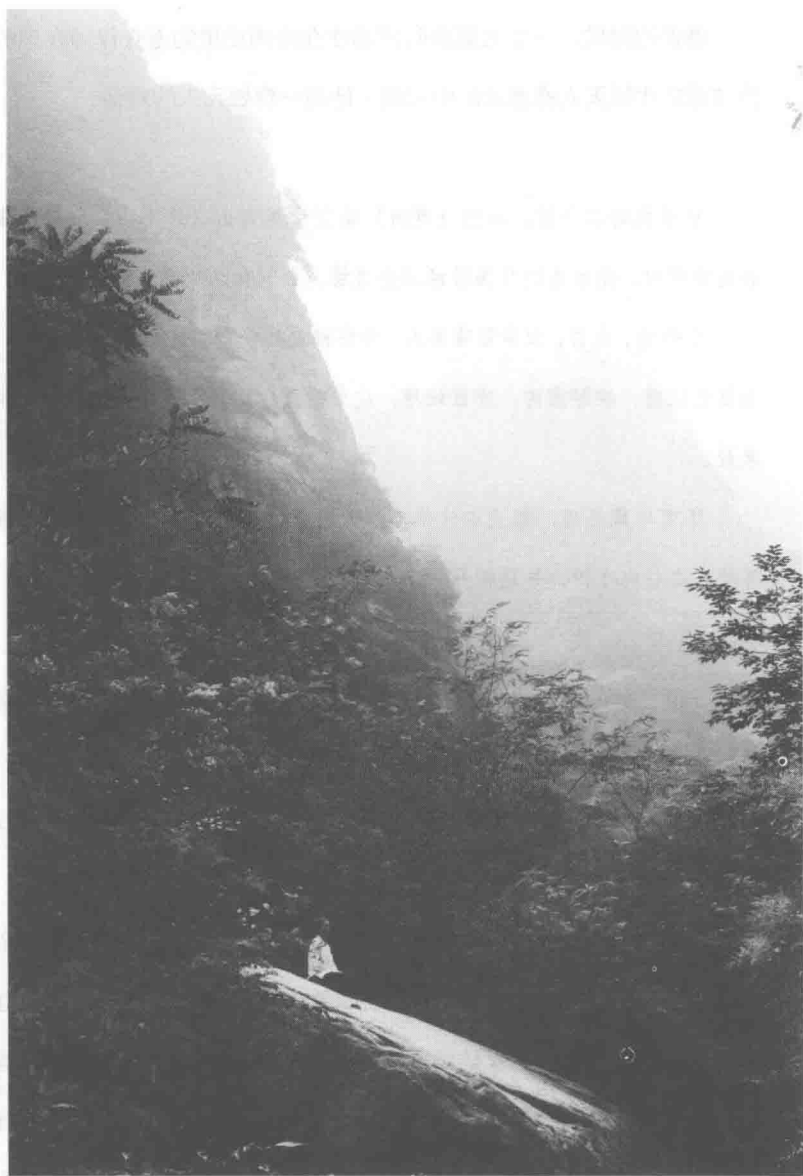
长安城南二十里，沙河（渭河）南五十里青山（终南山）北四十里有仓颉造字台，此台为迦叶佛讲经三会道场。台下有迦叶佛舍利。

今终南、太白、太华皆有圣人，为住佛法处处有之，人有供设必须预请，七日已以前，在静室内，安置坛座，烧香列疏，闭户祈求，无不感应。至时来赴。

终南库藏圣迹，都是迦叶佛末法时经像所藏的处所，今现有十三圆觉菩萨在山谷内守护，每逢腊月，空中有天鼓响。

一位住山的修行人说，在中国的大地上分布着很多山，比如终南山及佛、道的四大名山福天洞地，你不知道它们已经经历过多少大劫了。当劫难降临的时候，它们因为圣人的力量的加持而独立存在，比如五台山的石头用手都可以揉碎，它们存在得太久了，快风化了。

解放前，一个修行者因为听说“八百罗汉吼秦岭，三千纳子住终南”，想上终南山寻访罗汉，在一个山谷的断壁上他看到有一个洞穴，一位老翁坐在洞前晒太阳。悬崖陡峭没有路径，他想住在山洞里的必定不是凡人。于是他恳请老翁允许进洞参观，老翁问了他几个话头，这位修行者低头苦思，再抬头看时，发现洞口已经不见了，原先的地方，只长着一棵松树。



山中修行

卧龙寺如诚老和尚说，多年前终南山下的村子里有位村民，见山中来一位银须银发老僧站在山下环山公路边，看着路上穿梭的汽车问村民，这路上是什么东西跑得那么快？村民告诉他这是汽车。老僧听后又转身进山了。

多年以前山下来了一位老者，背了一袋核桃向山民换布，他的衣服破烂得勉强可以当裙子穿。村民好奇地问他在山中住了多少年了，老者说在山中不知道年月，他住的山洞里收了两只黑熊为皈依弟子，冬天的时候左右各卧一只依偎着过冬。

当我在城市中行走时，在心的某个方向，那些山间的云岚袅袅升起，让我以为那蔚蓝的山林就是故乡。我行走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天上的月亮，它们是我和隐士们共同拥有的。

云的故乡在蔚蓝的山林，它们是隐士的侍者，它们时时在我的梦边吟唱，捎来山中的消息，明月入林，苔痕上树，风来无形。

在金台观，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那个传说中的隐仙张三丰吃完饭留下的一只空碗，在那里已经五百多年了。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来过，据说他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山上。我总认为他只是云游去了，我们只不过与他擦肩而过，有耐心的话等等他或许就回来了。

在老子墓前，我们遇到几位老人在谈论道，一位老居士说现在的社会修的是商道，没有人愿意再修大道。他指引我们去拜访另一位隐士。在树荫下坐着几位老人，不知名的花香罩住了我。这位隐士问我，你要问些什么问题，修行是一辈子的事，我老了不方便说什么，我正在努力

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器，那样才能承载大道。这些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，我所做到的只是让自己先能静下来，外界的烦恼不能侵扰，自己也不制造烦恼，我现在做的只是这些。你所要找的道都在自己心里，我们从那里开始流浪，最终还要回到那里去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。

我本来想问他住在山中多年得到了些什么，但又放弃了。得到的或许只有隐士们自己知道，或许本无所得，我们总习惯了加法而没有去减淡自己，而隐中真味，那些满目的清风知道，碧水知道，也或许隐的只是我们的真性。

在山中我遇到一位农夫，我和他讨论关于隐士的话题。

他说，你看这满山的清风，它们在隐却没有隐，它们就在那里，哪里有终极的隐士呢？许由不想做禹的继承者，跑到山里在河边洗耳朵。巢父在河边饮牛，巢父问，你干吗只洗耳朵？许由说，我嫌他们的话弄脏了我的耳朵。巢父不屑地说，这溪水都被你弄脏了，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何要让他们找见？可是我们即使隐了身体也没办法彻底斩断与外界精神上的相通，隐和不隐就像白天和黑夜，一切行云流水一样自在。

传说有人曾经几次看到黄河水清了又浊。黄河水几万年才清澈一次，黄河水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那些始终隐藏在山泽中的人也许看得到。

有人一生隐居林泉不入市井半步，他们舍弃了红尘，直接归于生命的终极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秘密我们从来都是那个在烂柯山中观看下棋的人。有人说其实从来就没有真的隐士。能被人见到并称为隐士的，只

是做了一件想隐的事。一位隐者说何为隐，就是我站在你对面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。

另一位西方学者二十多年来保持着两年上一次终南山的习惯，别人问他为何迷恋这座山，这位学者说，这山有德行，中国人比喻那些德行高尚的人为龙，龙大可以翻江倒海，腾云驾雾，小可以藏之于芥子。隐士是东方的龙，他们有龙的德性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隐居南阳，人们将他称为卧龙先生，将那个山冈称为卧龙岗；唐朝的时候长安城里有僧人终日高卧，人们将那个寺院称为卧龙寺。

进山可以保养先天真性，人的山来便学呆，在那些隐士面前我经常忘记要问的问题。与他们一起学会了沉入静谧，几声鸟鸣，一缕山风，人的语言已经多余了。琴也可以不要，山岚之中自有天籁，万物都在讲法。道家说，一个人只能听到雷声，他一定是个聋子；只看见五光十色，他一定是个瞎子。在山中我们先找到自己，找到先天的真性，山是最好的老师，只向它们学习就足够了。

我一直在山上做一个樵夫梦，山中的泉水从五千年以前流过来，我是河边行走的路人，山中岁月如长沟流月，当月亮升起来，终南山的大小百千山谷里的百千河流映着百千明月；当清晨的山岚升起来，我只想做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在那里安静下来。

某个黄昏，我坐在群山中的某个孤峰上看霜桥鸟迹，水流花深。云朵们不在天上，它们喜欢从山岩间升起来，所有上山的路都看不清了。

山色在碧绿和淡蓝之间变化着，有时白云展开在树梢上像宣纸，如果李白没有随谢公飞去，一定会在上面题写诗句。

风入林间弹琴，月上山冈鸟归。我眼无所看，耳无所听，心中涌动起一位中国早期隐士的诗句：

柴门虽设未尝关，闲看幽禽自往还。

尺璧易求千丈石，黄金难买一生闲。

雪消晓嶂闻寒瀑，叶落秋林见远山。

古柏烟消清昼永，是非不到白云间。

第一章 一袭蓑衣上终南



南五台，古代的时候它在朱雀门外的正南方。现在曾经的朱雀门已经不存在了，但南五台依旧没有改变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要进入终南山第一脚是从南五台开始，二十年前美国汉学家比尔·波特来到这里，在他之前还有很多行者，民国时的高鹤年居士也曾经在这里停留过一段时间。

我走过游客众多的前山，那里有几座寺院。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那里有大小几百座寺院，从山上一直到山下。现在山上最大的寺院是紫竹林，靠近山脚下的地方是圣寿寺和弥陀寺。

因为前山面对着山下的红尘，所以显得有些媚俗。站在顶峰上，岔路开始向后山延伸。那里有老翁在卖竹子做的手杖，很多人从这里路过，手里都多了一根青青的手杖。

山岔口左边是五台最高的清凉台，再往东边是观音台，站在那里可以看见翠华山的西峰。山岔口立着一块石碑，字迹已经斑驳了，上面记载了山上那些古刹的过去。当年虚云、来果、印光大师都曾在山岔口南面往下不到两百米的西林寺住锡。后山隐士们的茅屋像雨后的蘑菇一样，散落在密林或者山崖下，那里是隐士们的天堂。

在南五台的后山，面对南方连绵的群山，大茅篷藏在一个悬崖上，它的门常年关闭着。在比它海拔低一些的地方是湘子洞，民国的时候来果禅师曾经两次在那里隐居，同样那里也不欢迎陌生的造访者。在距离

大茅篷大约一顿饭的路程是小茅篷，我几次在山路上遇见一位居士带着食物往返在这两个茅篷之间。在过去很长时间内，它几乎是大茅篷的姊妹茅篷。

小茅篷的山门藏在花树中间，石头堆砌的山门下是一块很高的大石头。当我们站在门前时，我呆立在那里像被人点了穴。石头山门外是一棵大树，上面有一个鸟巢，一只喜鹊站在那里唱歌。四月的天气，花开得像集市，在正午的太阳下草木的清香比花香提前进入鼻孔。以前我曾经两次路过这个地方，那都是在夏季或者秋季，当时只能听见狗叫，看不见这座小茅篷。

有进茅篷山门的经验，我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试图敲开山门。一会儿一位居士来开门，我们说明来意，她拉住狗，让我们进入院子。茅篷的主人不在，居士在这里照看着这个地方。住在这里的是乘波尼师和妙悦尼师，她们都去了熊沟的普善茅篷，那里是这个茅篷的下院。

小茅篷屋后的大岩石下有一眼泉水，看院的居士带我们去参观。泉水几乎看不出存在，但是透出的清凉气息让人精神振奋，那是小茅篷的饮用水。同行的摄影家杨老师看了这水，开始抱怨自己进山没能带上茶具在这里煮茶喝。

茅篷的窗台上有一把厨房用的铲刀，它几乎被磨秃了。看门的居士说它是师父的师父曾经用过的，直到之前有人供养了一把新的，它才被用来收割蔬菜。

在美国人比尔·波特的笔下，乘波尼师的师父慧圆尼师和她的苹果树曾经被描述过。现在苹果树依然在，只是慧圆尼师已经住在了茅篷院